

这 个 世 界 上 没

犯罪心理4

长洱◎著

FAN ZUI
XIN LI

人 能 真 正

颠 倒 黑 白

非外借

作家长洱扛鼎之作

超高人气悬疑小说

【危机四伏的原始雨林】【扑朔迷离的药剂诡案】【命悬一线的生生死营救】
天才心理师搭档土豪痞刑警，带来绝对烧脑的心理推析，揭开诡谲罪案背后的谜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犯罪心理

长洱◎著

FAN ZUI
XIN LI

4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心理. 4 / 长洱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594-2684-0

I. ①犯…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0289号

犯罪心理 4

作 者 长 洱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总 策 划 周 政
出版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项目总监 猫懒懒
特约编辑 李 安 唐梦莎
封面设计 小 乔
版式设计 黄贝贝
封面绘制 冯 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品 大周互娱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97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2684-0
定 价 36.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与承印厂调换)

本图书出版版权由大周(贵安新区)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731-85184728



大周互娱

DA ZHOU HU YU

五
浮

04 双思	001
05 逃命	019
06 行进	039
07 朋友	062
08 生死	078
09 无以	106
10 红包	127
11 正好	148
12 细节	183
13 出错	201
14 炼狱	221
15 无耻	237
16 准备	256
17 不好	274
18 主观	292

五 浮

04 双思

林辰思考了一下掉头就走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看上去太戾，他真会毫不犹豫地转身。

不过黄泽的视线已经扫来，那目光既幽且冷，让他想到冬天窗前的小河，天上甚至飘着一些雪花，清冷极了。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向黄泽走去。

大概是因为黄泽站在门口一直没动，所以门灯暗着。因此，当他走到门前，脚步敲击在青砖上时，门灯便倏忽亮起，将一切照得亮堂堂，仿佛在欢迎他回家。

林辰站在朱红木门前，黄泽却一直没有开口，只是从头到脚地审视他。

虽然他很想进门，离黄泽远点，但黄督察非常有技巧地挡在门锁的位置，以至于他就只能站在黄泽面前，被人当石像一样观看。

最后门灯暗下，黄泽终于开口：“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为了躲避江潮夫妇的“追杀”，林辰离开医院后就把手机关机，避免遭受电话轰炸。当然，他不接黄泽电话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哦，因为我把你拉黑了，接不到。”

黄泽的目光中很明显有一丝波动：“为什么？”

林辰很意外黄泽居然会问为什么。

“我嫌你太烦了。”他只能如实回答。

黄泽被他堵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自己顺了顺气，指着身后的木门，给自

己找了一个台阶下：“你不请我进去吗？”

林辰手指在口袋里的钥匙环里转了半圈，随意道：“别人家里，不太方便。”

黄泽冷笑：“是吗？你也知道是别人家，也好意思赖在这里这么久？”

“我好意思啊。”

“林辰，我发现很久没和你聊天，你居然比之前更加不要脸了。”

“我借住怎么又不要脸了？”大概是刚输了液又休息过，他居然有力气和黄泽多聊几句，“房价太高，能省则省。”

“你借住在这种地方？”黄泽转身指着颜家巷三号的门牌，“你知道这套老宅值多少钱吗？普通警察能住在这种地方？你也不动动脑子！”

“我懒得动脑子。”林辰总觉得他和黄泽的谈话越来越向诡异的方向发展，并且在家门口和另一个男人吵架实在丢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但是声音小点，隔壁邻居都睡了。”

“所以你懒得动脑子的结果是什么！”空气里传来蛙鸣声，整条颜家巷里已经没有什么灯亮着了，就在这种清幽的环境里，黄泽居然生气了，“你装作屋子的主人还在，还要死皮赖脸地在这里等他回来吗？”

心中郁结处被人戳中，林辰也很难平静，不过当他抬头看到黄泽愤怒的双眸时，他又觉得实在没什么必要生气：“你知道刑从连去哪里了？”他皱了皱眉，“你怎么知道的？”

黄泽更加生气了：“刑从连身为刑警队长无故旷工，我当然要查他的行踪。”

林辰摩挲着门钥匙，认真道：“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赶紧滚，别吊人的胃口。”

“永川国际机场，有专机接他走的，航班号保密，航线保密。”

林辰叹了一口气：“原来你也不知道啊。”

“嗨！”黄泽忽然像找到了什么可以攻击他的弱点，“‘也’是什么意思？其实刑从连去哪里，也根本没和你打招呼，对吗？”

“是。”

林辰说完这个字，也不知道哪里又触怒了黄泽，黄泽竟气得脸色铁青，

他猛地拔高音量：“你的工作还是刑从连给你找的，你到时候一无所有，拿什么在社会上立足？”

“那怎么办，我只能回去继续当宿管了。”

“你明明可以活得有尊严，为什么要选择走这条路？”

“走哪条路？”

“你不都已经在电视上面承认了吗？你和刑从连，你们……”说到这里，黄泽竟然说不下去了。

“黄泽，你很天真。”

林辰的话音未落，黄泽猛地抬手，他五指并拢，竟然是想扇林辰巴掌。林辰抬手挡住他，退了半步，手腕被震得生疼。就算泥人也有三分火气，林辰冷笑道：“黄督察，扇巴掌太女人气了。”林辰指了指悬挂在门廊下的监控摄像头，又说，“你注意影响。”

在他身前，黄泽胸膛起伏，竟没有半点要冷静下来的意思。看样子黄泽的躁狂症越来越严重了，他懒得再说什么，也不看黄泽，转身就走。

下一刻，他感到手臂被用力拽住，黄泽猛地一收手，把他重重地推在门上。他的后脑磕在门板上，眼冒金星，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

当黄泽被林辰激得失去理智时，他和林辰都没有注意到，悬挂在颜家巷三号屋檐下的监控摄像头轻轻移动了一个微小的角度。

仿佛现场直播一般，在数万公里外的达纳河上，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了所有画面。

王朝觉得这事真的太可怕了。

事实上，在数分钟之前，他还在晃悠悠的船上，被两岸的景色吓得不轻。横贯雨林的达纳河两岸是热带特有的高大油椰和橄榄树，藤蔓沿着树干相互缠绕，纠结成巨大的树网，间或有黑猩猩拽住藤蔓荡来荡去，周围的空气湿热而腥腐。河里晃动着不知是水蛇还是河鳗一类的生物，鳞片擦过幽绿的水面，令人汗毛倒竖。

大概是被这种原生态景象吓坏了脑子，以至于他在船上躺着躺着，突然对自己的老大说：“老大，要不要看看阿辰哥哥？”

刑从连没有说话，看了他一眼。

水势平缓，王朝会意，翻身坐起，从防水袋里掏出笔记本电脑，飞快调出永川二院林辰所住的病房门口的监控录像。当然，现在华国时间已经很晚了，走廊里根本没人，他们远在万里外的偷窥基本还是在看墙。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刑从连凝望了半天几乎静止的画面，突然说：“他不在病房里。”

王朝差点喷出来：“老大，你这是练的哪门子特异功能啦！”

“你把监控往后退。”刑从连冷冷地吩咐道。

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王朝很听话地开始调监控。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果不其然，画面走着走着，江副队长那位漂亮的老婆突然气急败坏地冲出病房，拉着小护士仿佛在找人。

他赶忙将监控录像继续后退，当退到更前面一些的时候，他看到他的阿辰哥哥居然真的换下病号服，穿戴整齐，趁着走廊里没人，大大方方地走出了病房。

王朝不禁感慨：老大这是什么鬼一样的直觉啊！

“阿辰哥哥这是怎么了，这么不喜欢住院？”王朝认真批评道。

但他的老大只是皱着眉，然后掏了一根烟塞到嘴里，因为雨林实在太潮湿了，那根烟居然点了两下没点着。这时，他的老大更烦躁了。

继续本着为领导服务的原则，王朝做了一件让他后悔两小时零五分决定。他很多事地把监控调回家门口，嘴上还对他的老大说：“没事，阿辰哥哥估计回家了，我们……”

下一刻，王朝觉得他要被吓得灵魂出窍了，再刺激的鬼片也没那么让人惊恐。

黑夜里，他多日未见的阿辰哥哥确实正站在他们家门口的那扇闷骚大红门前，但那个姿势确切来说并不是站立，因为阿辰哥哥正被人按在门上。

托高清监控摄像头的福，从侧面看去，他很清楚地看到那个紧贴着阿辰哥哥的人就是天下第一傻子——黄泽。

他瞬间清醒过来：“老大，事情应该不是这样的……”

他说着就要去关笔记本电脑，就在这时，画面激变。

阿辰哥哥竟不知怎的挣脱了黄泽的束缚，用那只还缠着纱布的手一拳揍上黄泽。

黑夜里，黄泽踉跄着倒退两步，差点摔下台阶。他一只手捂住脸颊，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

阿辰哥哥反而很冷静，站得笔直笔直，完全没有刚揍了上司的上司的样子，显得凛然而不可欺。

没有多说一句废话，连滚字都没有，他目送黄泽大傻子受伤地转身，滚入夜色中。

王朝过了很久才缓过来，他拼命吞咽了半天口水，才敢向身边看去。

在他身旁的位置，他的老大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在船身上按灭。

王朝开始为地球的命运担忧。

“你拿我电话过来。”刑从连冷冷道。

小王同志吓了一跳，赶忙说：“老大，你别用‘拿朕的屠龙宝刀来’的语气说这种话好吗！你想干吗？”

“没事，我想找人办点事情而已。”

刑从连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生气了，心头憋了一股火，却又无处发泄，这种感觉令人烦躁到了极点。尤其他的身边还有一个正在和女保镖唧唧我我打电话的光头和一个用什么大屠杀的理由把他骗到达纳雨林的前下属。

周围的气压越来越低，空气闷得仿佛蒸笼，看上去又要下雨了，刑从连又抽了一根烟。这时，康安和王朝凑在一起看什么东西，两人低头窃窃私语的声音简直比两岸的鸟鸣声还烦人。

“你怎么还没滚？”刑从连对着康安冷冷道。

康安抓紧船舷：“老大，找到小五以后，我们一起滚，绝对不烦你！”

刑从连起身就要踹过去，王朝强行搂住他的腰，嚷道：“老大老大，我把前面的全程监控都调出来了，你要不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刑从连深深吸了一口气，坐回船舱里，很难得地摸着王朝的脑袋，表示有些欣慰，《暖暖》的钱没白充。

木船划破波浪，王朝把他拉到船舱后，调出他们家门口的全程监控，然

后把笔记本电脑屏幕背对康安，说：“老大，我们不给康安大白痴看。”

刑从连点了点头，示意他赶紧干活少废话。

黄泽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一开始，天还亮着，黄泽就这么站在他们家屋檐下等了很久，从夕阳西下等到暮色四合，直到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黄泽还在那里站着，宛如雕像。

林辰是人夜后才回家的，在看到黄泽的刹那，林辰脸上的表情很明显是拒绝的。

刑从连心里舒畅了一点点，很好。

林辰走上台阶，黄泽很阴险地把门挡住。他们两人说了些什么话，看黄泽的样子非常激动，刑从连从他的口型很轻易地辨识出自己的名字。

看黄泽的样子应该是在林辰面前告他的黑状，真是小人。刑从连点了一根烟，然后咬着烟，看黄泽已经像在看一个死人。

林辰不知道说了什么话，竟让黄泽出奇地愤怒。

看到黄泽抬手要抽林辰的刹那，刑从连心头刚被压下一一些的邪火再次燎原。黄泽这已经不是踩他的底线，而是踩过他的底线以后还打了一套组合拳。

接下来的情景他已经看过，再看一遍，他怕自己真的要打电话叫直升机了。

就在这时，王朝再次将时间轴调回到黄泽抬头之前，然后问：“老大，阿辰哥哥说了什么，黄泽大傻子气成那样？”

刑从连叼着烟，觉得林辰一定说了什么狠话。当然，论把人气死的能力，刑从连还真没见过有人能超过林辰。他亲自放缓画面播放速度，开始观察林辰的口型。

虽然角度并不是很好，但毕竟读唇语算是基本技能了，他隐约能读懂林辰说的话。

林辰说……

他把整段视频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

“老大？”王朝打断了他反复观看视频的动作。

“你把这一段截下来，其他全部删了，硬盘扔河里。”他指着两个时间截点，这么说道。

“什么，为什么要扔硬盘？”王朝吓了一跳。

“老子生气！”看着周围的原始景象，刑从连愤怒道。

不知他这句话里有什么问题或者前方出现了什么问题，突然间，他们之前雇用的船夫在船头尖叫起来。

那人突然抱头蹲下，显得非常惊恐。

刑从连坐直身体，抬眼望去，只见远处河面上出现成片的废弃木船，所有船型皆是两头尖、中间宽，是典型的雨林土著才会制造的木船。成片的乌黑木船漂浮在宽阔的水面上，仿佛无数死木漂浮，令人惊骇不已。从地形上判断，他们应该已经到了高孟部族的水上码头，但不知为何，这里似乎出了什么变故，以至于船只倾覆，整个码头被废弃。

刑从连向码头位置看去，终于知道船夫惊恐抱头的原因。在岸边的一艘小船上，有两个穿着破烂的武装分子正举着两把冲锋枪对准他们，看对方的手势，似乎是准备让他们划船过去想要劫道，不划过去就直接打死。

康安已经敏锐地按住枪，靠近船舷隐蔽。刑从连看了他一眼，很不耐烦：“我早让你滚到水里去了，现在还用这么麻烦吗？”

“不麻烦啊，老大，就两个人，很快搞定。”康安说话间就要举枪。

刑从连瞪了他一眼：“谁让你开枪的？”

“可是不开枪怎么办啊，老大？”

刑从连真的懒得和他多说一句废话，他点名道：“王朝！”

“康安你这只猪，你看这里的情况很显然是出了事，现在有两个活口给你问问题，你要搞死了，我们调查什么？”

康安挠了挠头，想想很有道理，于是放下了枪。

船夫瑟瑟发抖，光头酒吧老板已经挂断了电话，刑从连看了对方一眼，说：“开船，靠岸。”

光头刚结束和女保镖的通话，还有些不舍：“我亲爱的刑老板，为何要我来做这些危险的活计呢？”

“我看你不顺眼。”刑从连说。

船只向岸边驶去，他们向两名武装分子越靠越近。离得近了，他们逐渐嗅出空气里的腥臭味道。从码头向高孟部族驻地深入大约还有半小时路程，但码头边原本应当热闹的集市此刻已经空无一人。

摊位倾覆，满地死去多时的鱼虾，岸边的茅草屋里也没有驻守码头的原住民，一切显得荒废可怖。

刑从连的目光最后才落在那两名持枪的武装分子身上。他们所使用的枪械基本落后时代二十年，枪管生锈了，并且那身装扮也不像高孟部族土著，上下身的迷彩服竟然还不配套，看上去更像过路打劫的雇佣兵。

刑从连站在那两根枪管前，用达纳地区通用语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对方叽里呱啦说了一堆，大致是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一类的废话。他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现在听两人废话就更按捺不住邪火了。就在船只轻撞码头的刹那，他猛地跳上岸去，抓住其中一根枪管向上举去，顺势踹上另一人的胸口。下一秒，他反手制住其中一人，扣动扳机，爆豆般的枪声响起，打飞了一块草皮，被他踹翻在地的那人根本不敢妄动。

“我问最后一遍，这里出了什么事？”

又是一阵叽里呱啦的达纳语，大意是他们确实只是路过，来的时候码头已经空了，他们只是在翻拣值钱的东西，并不是故意打劫他们。

刑从连再也不想听这两个达纳人废话，直接一拳打晕身前那人，把两柄生锈的枪踢进水里，然后踩上其中一个劫匪的身体，向岸上走去。

“老大，你不是说要问清楚吗？”

“我懒得问。”刑从连最后说道。

颜家巷三号小院内。

林辰推上木门，仔细锁好。因为离家时间过久，院子里的一切乍一眼看去有些陌生。

林辰提起门边的竹筒，走到鱼池边上。

水中锦鲤竟已全部游到岸边，他从竹筒里掏出一把鱼食，撒入水中，锦鲤浮出水面，它们竞相争食的声音让房子里有了点生气。

林辰换好拖鞋，走进正厅。虽然他尽量不让自己留意房间里的摆设，但很明显，王朝和刑从连根本没回过家。

书桌上还是那次他陪王朝去图书馆借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拖拉机维修原理》少年最喜欢，因此被扔在地垫上以便他随时瘫着看，书边还摆着一个喝完没扔的冰柠檬红茶杯。

林辰走过去把书捡起来放好，又把空杯扔到垃圾桶里。

厨房料理台蒙了很厚一层灰，他顺手想拿抹布来擦，打开水龙头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只手裹着纱布。

也是在灯光下，他才发现那只手上的伤口因为刚才揍黄泽揍得太狠，缝合部位裂开了，鲜血已经把半块纱布都染红了，看上去如果不重新缝合，似乎消停不了。

他扔下抹布，往喷壶里灌了点水，然后走到阳台上。

果然，阳台上的雏菊和天竺葵已经干枯了，除了薄荷和绿萝在没心没肺地疯长以外，余下一切都显现出被烈日暴晒后的可怜样子。

林辰象征性地给植物浇了些水挽救一下，然后拨通了端阳的电话。

宠物店的小医生一秒接起电话：“林顾问，您才到家吗？”

林辰用肩膀夹着手机，把水壶里剩下的水全部倒进薄荷丛里，说：“路上出了点小事，我耽搁了一下。”

“怎么了？”端阳很紧张。

“没事，我就是想问问你给人缝伤口的时候，会不会骂人骂得很厉害。”他放下水壶，摊开掌心，说道。

当然，想让医生不骂任性妄为的病人简直是天方夜谭。

林辰花了五分钟时间走回端阳的宠物店。小医生从揭开他手心纱布的刹那就开始絮叨。

“林顾问，我真没见过像你这样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的人。你就是回个家而已，怎么搞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容易导致伤口反复感染！你吃消炎药了吗？”

笼子里的泰迪犬还应和着端阳的数落“汪”了一声。

林辰回头看了一眼那只卷毛泰迪犬，心里再次问候了一遍黄泽全家，但

他嘴上也只能说：“我对广谱抗生素过敏，不能吃。”

小医生猛地回头：“你知道自己的身体这个样子，为什么还不当心，是想找死吗？”

泰迪犬又“汪”了一声。

林辰叹了一口气：“麻烦端医生了。”

“我要是你的主治医生，简直能被你气死！”小医生已经拿好了缝合器具，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对林辰说，“这里宠物太多了，我们上楼，然后把刚才没打完的点滴打完。我会锁好门的，你不许逃！”

林辰认真点了点头，表示一定听话。

老实说，端阳虽然话很多，但一看就是经过严格医学训练的专业医生，他缝合时一丝不苟，针脚比刑从连缝的漂亮很多。

因为打了麻药，伤口也不是很疼，林辰随意看向窗外，空气里透着闷热的雨意，他竟意外觉得胸闷。

终于，端阳缝完最后一针。

林辰刚想开口，楼下却突然传来宠物撕心裂肺的号叫声。

仿佛大门被突然打开，有什么人正走入店内，脚步零乱，踏上了木质楼梯。

林辰看向端阳，问：“你不是说把门锁好了吗？”

林辰看向楼梯。

轻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两道身影出现在楼梯口，四周漆黑无光。那两人似乎没想到他们就在这里，身体一顿，随即猛地欺身上前，转眼间，林辰的胸口就贴上了冰冷的金属，更加强烈的威胁感如闪电一般，刺激得他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缓缓转动眼珠，瞥了一眼胸口的手枪，缓缓举起了手。

现在是和平年代，国内禁枪，能光明正大持枪的除了警员和军人外，唯有悍匪。在微光下，这两人都蒙着脸，穿着普通的日常装，戴鸭舌帽，露出两双明显残忍而嗜血的眼睛。

两人的动作简练而有效，压迫感十足，显然是行家老手。楼下的犬吠声已经由大声号叫转为低沉压抑的呜咽，又仿佛会随时爆发。

林辰的心跳很快，表情却依旧平静。他安抚般地看了一眼端阳，然后抬头问来者：“你杀人吗？”

对方很明显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们很快地对视了一眼，枪口抵得更紧了。

手枪上没有消音器，说明对方并不准备在屋子里动手；顶住他心脏的枪管很凉，说明对方在短时间内并没有用这把枪杀过人。他平视前方，冷静地解释道：“这是一个问句而不是祈使句。我想知道你们想要的是我们的命，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有什么区别吗？”阴冷、沙哑的声音透过口罩传出。

“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想要杀人，我就要想尽办法证明我们的最大价值，让你们放弃这个念头。”

抵在他胸膛上的枪管顺着他的脖颈移上脸颊，最后在他的太阳穴上停住。

林辰抬起头，直视那双阴鸷的眼睛。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价值？”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我们的最大价值。”

“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目的，我为什么不杀了你呢？”

“因为你们应当不想杀人。刚才你们走上楼梯看到我们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开枪，你的同伴传递给你要克制的眼神。你们应当有什么任务要完成，在那个任务完成前，我们还不至于有事。”

他说完这句话后，冰冷的枪口开始一下又一下地戳着他的太阳穴：“你知不知道，聪明人会死得更快？”

林辰想了想，然后答道：“虽然聪明人可能死得比较快，但蠢货必须死。”

对方呵呵笑了起来，问：“你到底是谁？”

林辰心中迅速警惕起来。

很显然，这次的闯入者明显是为了上次的事来的。对方问他是谁，就说明他们很清楚端阳的身份。端阳是他们的目标，而他只是这次行动中意外遇上的附属品。对穷凶极恶的匪徒来说，一旦得知他并不是他们的目标对

象，就很有杀人灭口的可能性。

林辰再次觉得他的命真不好，来缝个伤口都要遇上这种稍有不慎就脑袋开花的危机，在他平生遇到的所有险恶中，这么不讲道理的事情也非常少见。

现在就是赌一把的时候了，他必须表现出自己的价值。他垂眼看着端阳，说：“我是他的师兄。”

听他这么说，青年手都在抖，却依旧强忍着恐惧没有抬头。在这种时刻，端阳竟还不忘给他手心里的缝合伤口打结，甚至很仔细地给他擦好双氧水，撕下胶布，固定好覆盖着他手心伤口的纱布。最后端阳才抬起头，对他说：“师兄，好了，你看看缝得怎么样？”

林辰觉得端阳有做战地医生的潜质。

“凑合。”他淡淡道。

接下来，端医生就又恢复了本性。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着两名匪徒，结结巴巴道：“你……你……们是什么人？”说着，他还战战兢兢地握住医用剪刀，做着杯水车薪的防卫动作。

林辰示意端阳放下“武器”，举起双手：“我们想活命，你们悉听尊便，必要时可以把我们的眼睛蒙上。”

他的话音未落，窗外劈下一道惊雷。他看了一眼窗外被骤然点亮的天空，不再说话。

两名匪徒互相看了一眼，似乎在判断他的价值，而后，其中一人掏出绳索，用力将他捆绑起来，另一人举着枪，沉默地对准他们。

虽然他并不精通绳结一类的问题，但看对方打结的水准就已经明显超越普通匪徒。他的手腕被勒得生疼，无法动弹。他看了一眼举枪控制他们的那人，对方正平静、稳定地用枪对准他们，目光不动。除了杀过人外，他甚至无法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出任何端倪。这两人更像训练有素的雇佣兵，而非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劫匪。但从什么时候开始，雇佣兵开始承接宠物店绑人的业务了？

端阳也意识到其中的问题。青年很想和林辰说话，林辰却摇了摇头，让他闭嘴。